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八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椿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八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六年七月初六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今歲年景自六月初旬以來連沛甘霖臣因

查勘江南塘工經由浙省之杭嘉湖江南之蘇松

等屬縣皆地勢窪下之區多種晚稻目擊田間溝澮充盈禾苗青葱茂盛農夫無不欣欣得意嗣後若再獲時雨則數郡皆享大有之慶矣其金衢嚴紹四府山地少而水田多陸續皆報得雨秋季情形大槩高阜雖次低處甚好惟寧台温處等屬地勢居高者多每年山地收成原與窪處不同今年得雨畧遲山田分數不無稍減此時尚未能定然春收豐熟加倍於往年不致有艱難困苦之虞臣

恐寧波兵民繁多米價或貴已將鹽務買回川米雇募商艘并調定海鎮兵船押護由海道撥運一萬石前往接濟平糶此時諒已可到容臣回署之後再加細查各處地方情形另行奏

聞再臣訪聞得江南之句容縣秣陵關地方有積賊奚桂卿別號滋泥大王夥黨亦多雖未必即是去年九月間在烏鎮傷損十餘命之人然既有此說不可不信若行文江南恐有未確故臣將此所查情

由帶守蘇州欲面交督撫適陳時夏已聞改調之
信范時繹不曾來蘇會商海塘事宜即付張坦麟
託其再加核實就近查拏隨後聞得已被兩江督
臣獲住發營員密訊所供不知其詳止有浙屬嘉
善縣住居水手二名從前曾經雇與伊等駕船據
臬司董永艾來文已經該縣拏解去訖聽候督臣
審明奏
聞外理合附摺

奏明謹

奏

滋泥黄魚二盜犯頃據江督范時繹奏稱業經緝獲移

交浙省矣朕諸凡所聞料不至有差謬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議覆事竊臣前將奏

命交發改補訓導王積賓程世楷履歷條奏摺二件臣

雖素曾留心及此未敢冒昧遽覆現在諮訪各地
方官及提鎮諸臣定議覆
旨緣由附摺
奏明令王積萱所陳請禁湖州典舖當米一事據杭
嘉湖道暨該府等覆稱嘉湖二府屬縣每年新穀
登場凡有田之家以及佃户小民一時若有緩急
皆將所收之米隨其多寡當銀用度次年蠶麥成
熟新稻未收之前贖回以濟口食較之現買米價

平賤人以為便即有經營之輩買米當銀復買亦皆於次年就地糶賣商獲微利民得資食竝無害於地方若禁止不當勢必將現米賤糶次年一遇米貴竝無積蓄可以救濟等語臣查米穀少則價貴多則自平故籌畫民食惟以積蓄為先無如小民需用急迫或房屋窄狹欲求盡存倉廩勢有不能惟當米一節勝似賤賣如現價一兩可當銀六七錢每兩取利不過一分以至一分五釐而止次

年即遇價貴猶可取回賤米充食即有不能贖回者向例不論月日早晚皆以次年白露節後為滿仍在本地糶賣所以米石猶得存留在境若行禁止必然隨時糶散悉歸外販一遇米缺即時騰貴關係匪輕況當米非囤戶貴賤皆由自主若米價稍昂原主即欲贖回者更多實屬利民而非病民王積實所奏其言似是而非應毋庸置議以安人情者也至程世楷請照温州玉環山之例將定標

左營移駐大衢山招民開墾一事據該提鎮竝寧波府等覆稱大衢山孤峙海面與玉環山逼近內岸者不同從來外國與各省洋船經過此山從不收泊至每年漁期雖有船隻聚集亦不專在此山且皆有關牌縣照為憑巡員實力稽察不難防杜漁信一畢各船盡回內地亦無藉官兵之彈壓若將定標分駐一營不但築土堡建營房經費不貲且孤立大洋兩處單弱可慮虛設官兵有損無益

昔年定海總兵藍理曾於此地開墾遂爲海盜鄭盡心陳尚義等藏垢納汚之窟凡費幾許兵力而後驅逐淨盡似不宜再有此議等語臣細閱提鎮諸臣所論與臣意見相同程世楷此奏亦毋庸再議總之近地可以墾闢利民之所臣自當隨處留心察訪陸續舉行斷不敢因循忽畧所有兩摺條奏事宜理合據實查明具覆竝將奉發原摺二件恭繳伏祈

聖鑒再臣接准吏部咨文奉
旨王以曜亦命往浙試用伊條奏浙省事件原摺爾部
封發總督李衛如有可行之處著李衛酌量採擇欽
此并封發原摺到臣查該員所奏六條其中如歷
年欠冊必須順莊滾查舊欠新徵務令親納投櫃
與民間買賣產業過割宜清辦理滾催人員董勸
宜力等四條臣上年已冒在浙試行於十二月十
二日以請行順莊等事具疏分晰

題明又所奏州縣因漕米民欠挪移墊補一條臣亦
於本年四月初一日以遵
旨請派人員等事疏内陳明荷蒙
俞旨允准現在分派各官逐府清查各在案至於州縣
交盤該管知府督催揑飾扶同定有分賠之例最
爲嚴密毋庸別行委員監催紛更成例也除王以
曜部發原揭另行咨部呈繳外相應一并覆
旨爲此謹

奏

覽所敷陳甚屬明晰允當舉凡條奏有關直省利病者

朕皆發與該督撫斟酌因念通省地方遼濶事務紛繁

一時耳目難周於中倘有可取亦足補益不遠非竟以

其言爲是必令見諸施行也當領悉此意總之朕用人

行政從不預横成見惟求合乎是而已

雍正六年七月十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為續陳辦理鹽法事竊查松江府城舊時附郭華婁二縣今又分出奉賢金山地方不爲不大更有提督重兵駐劄宜乎私梟屏跡而從前片引不銷皆由向日提標及附近各營無不通同濟私大船裝載貯於兵丁屋內令其子弟家屬提攜籃筐滿街市賣地方官不敢過問以致商人無可如何將此數縣棄出不復行銷矣臣細看沿海形勢海塘之外不產鹽土其場皆在兩頭北則偪近川沙大

營南有金山叅將若加以提標汛兵肯與出力協同兩營實心巡緝鹽徒勢難透越而無如向多貪賄縱私習以爲常止有分管上海之提標遊擊葛世雄守備徐潛頗能督兵嚴廵是以上海從無官鹽佳賣者本年竟能行銷五百餘引臣在松江掣驗三日不見有籃筐私鹽出售屢與提臣栢之蕃悉心計議預備賞賚以圖大破積習提臣亦肯身任其事近日弁兵奉法努力連報拏獲大夥私鹽

數起查松郡原係商人不敢開店之處而雲南福建皆有文武官弁督銷之例莫若將公項所收鹽斤量行發交提標五營挑選誠謹千把總在於松郡城之内外監賣除出完課將鹽本解還源源接續則既予以責成又不無稍有餘利自必實力巡緝臣仍與提臣時常留心稽查庶錮弊可除但産鹽之四場臣既俟委官到日遵照辦理酌量收買發商完課儘力督銷自然有益惟所慮者崇明一

邑向係海外包額之區煎出鹽斤止爲本地民食例禁不許透越別縣後因産鹽日多梟徒勾通鎮兵縣役任意廣煎不但來往領餉運米船隻順便裝載亦且渡海各船夾帶進内殆無虛日文武各衙門向來皆有陋規屢次行文從不攔阻昨見臣在松江恐被差員内港截拏始據該署縣祖秉震報獲一起近日鎮標左竒兩營盤鹽甚屬上緊但恐不能久遠如是此地若不派官協廵稽查堵禦

則蘇松常鎮等屬雖收餘鹽發商仍被崇明廣產
私煎攙奪引目仍舊難銷臣愚昧之見將現在
命發管場各員內挑選明白強健者一人再派千把總
一員專在崇明要口駐劄竝可往來稽查竈地其
鹽應禁者嚴禁應收者酌收令其轉運發商辦課
其私販小則移知營縣協緝大梟就近稟報總兵
嚴拏解交蘇松道審究分別治罪剪除窩頓毋許
流入內地實於江省鹽政大有裨益矣至浙之寧

處二府尚有官鹽一半温台壅引久不行銷此非
專係私販衆多之故實緣梟棍强横動成命案各
商但有本錢者俱不肯往彼處貿易現在止有小
販數人每家不過二三百金大處不能行運始向
此等地方賒欠竈鹽拉扯零賣搜索微利臣前疏
業將四府場員亦在更換准行之内但收買鹽斤
彼時若一齊竝舉誠恐遥遠難以照應未敢率請
令民頗知法按時度量臣尚可承辦亦當一體動

項廣收發給官商分頭運銷於產鹽多處添造厫
座出入要路堵防隘口不過多費精神皆可設法
料理一有成效增課何止加倍以上事宜臣恐具
題遲緩等候部示往返需時有誤秋冬乘時辦理用
敢瑣瀆
天聽倘或可採伏乞
聖鑒批示欽遵抑或原摺
發議懇賜知照到日即當舉行爲此謹

奏

該部議行

同日又

奏為奏明戰船中途遇風駕回修換桅木緣由事竊

照浙省承造旅順營戰船五隻業已督辦完竣委

令將弁官兵押護於五月二十四日開駕起行經

臣

題報在案不意六月初三日駛至黄標汎地蠣洋險

處忽遇颶風波浪洶湧船隻顛簸將一號三號大桅損傷篷眼數處官兵竭力駕護幸得保全隨風飄泊初六日始得收入定海港內臣據押運叅將顧元亮并定海總兵官林君陞飛報前情隨差員星馳往彼督令該鎮將知府設法修換及早開駕毋誤風期去後又據顧元亮報稱前船在於定海將桅木損傷之處多加鐵箍修整完固於初九日自定海開行十一日在普陀開至烏鵗山大洋又

遭疾雷巨颶風狂浪大不但新舾之桅閃裂其四號五號兩船大桅亦被風損擦命收入寧波再為設法製換等因臣即分頭差人往督溫寧二廠各道府選購桅木換竪并調林君陞赴寧親加勘驗復與提臣酌議間今據陳天培林君陞合詞覆稱本省各標戰船向來俱用幫桅以數木合成加用鐵箍是以其力堅勁可抵風浪今旅順船奉部定式俱用獨木為桅又兼長至八丈及七丈七八尺

購買既極艱難大者削去外皮止剩中心小者一木之力未免稍軟今寧厰遍覓並無此等獨木大桅雖據温處道王斂福於七月初一日趕運獨桅一根幫料七件細驗桅木堅實但係舊料且獨桅係奉部定未便違背擅用幫桅勢必飛往閩省再購獨桅換豎現在已過立秋西風漸勁往北洋面難以行駛戰船關係重大自應

題明駕回温厰購換於來春南風期内開駕方屬萬

全等語查此案戰船中途兩次遇颶幸託

皇上福庇五船無恙官兵平安今遵照部式不敢擅用

幫桅現已委員星飛赴閩購覓獨木另行製換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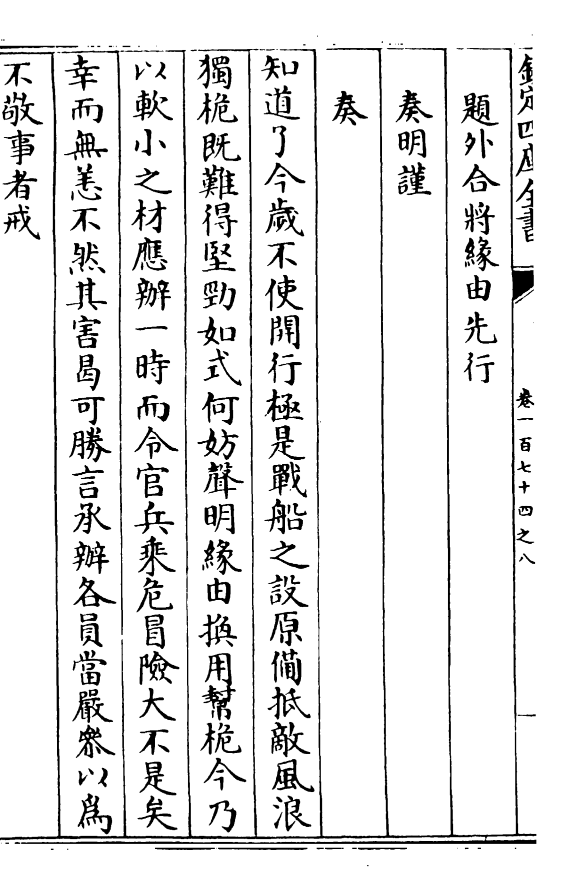
今歲七月初二日立秋甚早目前西風盛發自浙

往北必由江南五條沙險洋經過更難放心臣何

敢不酌量天時妥行開送致有疎虞除飭叅將顧

元亮將船駕回温州上緊購辦於來年四月順風

駕送并現在另疏具



題外合將緣由先行

奏明謹

奏

知道了今歲不使閙行極是戰船之設原備抵敵風浪獨桅既難得堅勁如式何妨聲明緣由換用幫桅今乃以軟小之材應辦一時而令官兵乘危冒險大不是矣幸而無恙不然其害曷可勝言承辦各員當嚴絫以為不敬事者戒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查浙省有衛守備八員專管徵解屯餉事務因向來衛田皆屬軍民雜佃每有爭訟界址糧務係守備衙門清理名爲武職而實有管辦錢糧詞訟之責其中台州一衛田畝分坐臨海黄巖太平天台四縣零星窵遠地僻人蠻近又裁去所千二員歸併該衛事務更繁存留項下歷年積逋八千餘

兩冊籍混淆完欠不清臣因此處第一難治非幹員不能清查特委溫州衛守備饒建侯前往會同地方官分縣催追稍有頭緒尚未完結本年二月內新任台州衛守備楊上衡到浙初見臣時即行面稟伊原是行伍出身得中進士但習騎射不諳簿書呈請具題改用臣以該員乃奉旨補授不便遽行請改仍令赴任試習今已數月又據

詳稱職任不勝實恐貽誤臣查楊上衛漢仗去得
為人勇往向前宜於營伍堪備差遣而料理錢糧
非其所能可否俟有緊要營備缺出容臣
題明改補其所遺之缺查温州衛守備饒建侯辦事
勤敏人稍有才上次軍政曾列附薦即以該員調
補令其加意整頓更覺有益其餘浙省各衛所管
屯糧不多再除湖州一所疲玩外他處舊欠俱少
皆屬事簡易治者如杭州右衛守備尹君慶漢仗

亦好弓馬雖屬平常辦事出力臣委令巡查地方甚是勤謹又紹興衛新任守備高志唐看其人材漢仗頗屬去得以上二員若不令其於營伍歷練恐久之漸至怠弛殊覺可惜應否一併於中等營缺酌量

題補改用以加造就倘蒙

俞允温州杭州紹興三衛守備員缺查有奉發效力新科武進士羅佳雄丁大業易焜俱係武生初

進人皆文弱於營務全然不知一時難期練習若以衛備近似文官之缺署理試用一年如果稱職再請實授否則咨部挨班候選則人地各得相宜矣是否可行伏祈

聖明批示欽遵又此外尚有杭州前衛守備趙廷文海寧衛守備吳輝祖皆辦事克勤人亦明白因其人尚屬謹慎細心於衛務相當再看後效另為請

旨謹

奏

調改甚屬合宜具疏題請

同日又

奏為備陳實情懇祈

聖鑒事竊有原任福建撫臣常賚審理千總劉任一案

斷罪舛錯荷蒙

聖明察出指示

命將同知曹秉仁解任同劉任調京

面加詢問仰見

皇上睿照無遺務使文武均平事歸至當大小臣工莫不欽服此事原由浙江而起其中實情有不敢不備陳於

聖主之前者查雍正四年奉文撥運福建抵米之穀二十萬石因已經借給閩省倉穀七萬又代為分頭購買先行轉送之故是以九卿原議令閩省差員來浙領運臣見為時已屆誠恐遲誤風期是以無

分彼此一面具
奏一面飭委嘉興同知曹秉仁在於乍浦雇價雇船分為兩起代運赴閩除各海口外上年正月乍浦第一次開行已用船四十八隻二月間第二次之穀業已運到乍浦等候又須用船六十八隻一時不足正在雇覓甚艱之際忽有福建千總劉任到乍並無公文執照口稱奉
旨押運江南米石特來乍浦封船亦無價銀挈帶交給

又不赴臣衙門稟知以致船商驚慌有曾惠泉等在於護海關江丞玠同知曹秉仁等衙門具呈各據轉報請示前來臣查劉任止係奉委押運其備辦船隻乃該地方官事也江蘇撫臣陳時夏竝未移咨到臣欲於乍浦雇船且未行文該同知令其代為預備劉任來浙實為輕率緣事係因公不過武官粗魯冒戇之故臣隨於各詳內婉辭批云江浙運米同屬公事但浙省運穀二十萬石較江南

數多三倍現在杭嘉湖續運之穀乍口尚是缺船不得不酌量緩急仰候移咨江省督撫二院在於上海覔船搬運仍諭知劉升回江可也等語一面於二月十八日備咨江南去後乃下江督撫並未回文有來浙要船之事而福建押運遊擊李燕在上海接到臣之批示亦無隻字回臣又未見石斗米穀來到反於二月二十六日移文同知曹秉仁令其查明乍浦共封若干船隻移覆以便乘風斛

解且稱何物船户曾惠泉等具稟運閩穀石現在
缺船上海何有餘船何獨異視江南米石等語臣
因其文内明有封船字樣且將臣批詞指駁言語
狂妄故於三月初二日移咨福建督臣高其倬煩
請轉行申飭原無别意續經高其倬將千總劉任
題參奉
旨飭審上年十月内常賫據劉任呈詞移臣内稱浙撫
有尺霧之遮移咨督院

題參等語臣雖不才忝任封疆隔省員弁即非管轄
的屬然
敕內開載設遇有事尚將調遣策應今劉任以千總末
弁竟將臣指斥無忌常賚亦即據以移查其如
國家體統名分何乃常賚緣臣回咨有得罪於彼之
處故意不將劉任止係奉差江南便道押運並無
文照私赴乍浦索船及公然抗臣情節於咨語內
聲明反稱隔省同知為其上司任意混擬欲冀

皇上歸咎於臣乃蒙

聖明洞照係彼之大錯指責示罰今曹秉仁業已解任

進京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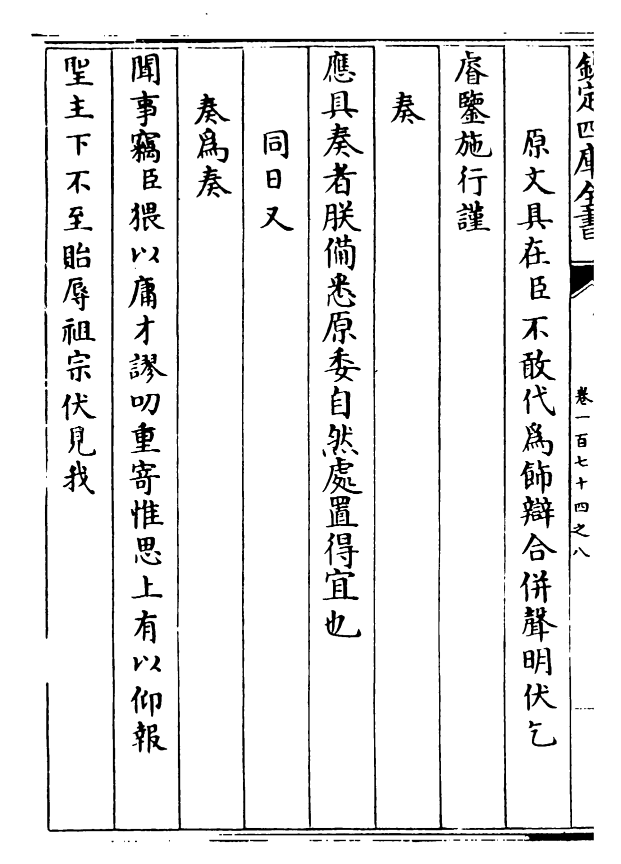
廷訊之下

皇上自有照鑒臣若不將此案實情陳明於臣素日未

敢一事隱匿之心有所不安是以冒昧具

奏前項根由至於苛索二字臣因劉任在乍浦苛求

索船故於高其倬咨内説及並非曹秉仁等所詳



原文具在臣不敢代為飾辯合併聲明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應具奏者朕備悉原委自然處置得宜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猥以庸才謬叨重寄惟思上有以仰報
聖主下不至貽辱祖宗伏見我

皇上矜全大臣曲加體恤直如家人父子格外優容爲

臣下者若不教誡子弟循謹守法以致有辜

德意於心何安臣籍隸徐州族繁丁衆賢愚不等豐碭

各鄉散處頗多今春因有堂弟李懷瑾李信枝皆

少年喪父鮮有管束任意放縱不循理法臣訓之

不改招之不來誠恐久益驕横有害地方無可如

何於四月間行文淮徐道煩其轉飭本縣將二人

拏解赴浙以家法懲治圏禁在署俟其改悔始放

竝咨明江蘇廵撫衙門在案此臣借以警戒保全族人之苦情而衆皆不諒反生怨尤即臣親房尊輩亦復附和言臣爲已不復顧人交口騰謗甚有欲改姓氏以爲加罪之地者不思臣本支相承原係大宗嫡長平素家居族内諸事例得主之況今身荷封疆執持綱紀雖仇怨滿前皆非臣所顧惜此後如有大干不法仍然怙惡不悛臣若得知即

尊行尚當衆

奏豈肯畏縮以負
范時繹乃不足置論之人與汝不協更何待言即以命
君恩但臣因除窩挐鹽勘塘諸事獲罪於范時繹而奉
汝辦理下江緝捕一節揆之其心便可知矣齊蘇勒之
命議論河工又與齊蘇勒有芥蒂之嫌皆臣本省公祖
有芥蒂大抵因前歲赴任中途相晤奉旨論河時微啟
大吏若不
釁端去年伊來陛見頗露不愜於汝辭色或係汝於接
奏明此中情由將以臣因私家之事煩動地方官爲
待之際禮貌疎慢所致其過不在齊蘇勒也齊蘇勒為
咎則臣之心跡無以自明而公私之交謫亦難堪
人公忠直率斷無有暗含宿怨假公報私之理朕意舉
矣爲此冒昧附摺上
凡此等形迹皆不必繫念人事參差不齊何能計較纖
聞於

悉無遺惟坦懷靠
君父之前并將原行江南咨稿錄呈倘蒙俯賜
而行一生受用不盡
御覽則臣之是非與所行當否
聖明自有洞照非敢故爲多事洗白自身也爲此謹
奏
洗白自身即反己之謂果肯洗白自身乃係省事之舉何云多事但審辨公私最爲不易倘向日於鄰里鄉黨間先存曲嫌小憾則又當一論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樞機正在於此其中原委既不確知難以批諭是非當

否也

雍正六年八月初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海外諸國與浙江最近者莫如日本臣每留

心察訪初時風聞彼國有招致内地之人教習弓

箭不甚守分因尚未得確實不敢冒昧瑣

奏近於各處出洋商船時常設法密探信息有蘇州

余姓洋客露出口聲言倭王原係中國人苗裔歷世相傳若土著爲之則該王不能享祚倭民皆有天災其臣下雖極强盛猶奉以虚名故本處從無爭奪之事而號令征伐一秉於將軍不由國王主持反受節制由來已久因此伊國將軍肯出重聘倩内地之人教演弓箭籐牌偷買盔甲式様初時有福州民王應如於天文戰陣之事涉獵不精好爲談論首受其萬金厚利排演陣法年餘即伏冥

誅復薦引一廣東長鬚年滿千總不知姓名每年受伊數千金為之打造戰船二百餘號習學水師又有洋商鍾覲天沈順昌久領倭照貿易彼國信託鍾則為之帶去杭城武舉張爍若教習弓箭每年亦得受銀數千兩沈則為之帶去蘇州獸醫宋姓在彼療治馬匹又有商人費贊侯曽為薦一紹興人革退書辦往彼講解律例因其不能通曉隨即逐歸㫖留該商銅船貿當凡平常貿易之人到

觀張沈費姓三人行徑不與平常貿易之人相同未知在彼國時仍同他商共住土庫否若能訪得偕去之夥伴一詢即可悉其梗槩也

彼皆圈禁城中週圍又砌高墻内有房屋開行甚多名爲土庫止有總門重兵把守不許出外閒走得知消息到時將貨收去官爲發賣一切飲食皆其所給回棹時逐一消算扣除交還所換銅觔貨物押住開行至於聘去之人則又另在別處隱密之地日久終未放回故實信無從探聽惟造船之聲則有人親耳聞之者臣恐傳說未確再加密訪別處所得情節亦復相似其鍾沈費姓三人現在

如將此三人探實復從而設法誘問則彼國底裏諒不難考究矣
每年領照出洋貿易帶銅回繳張燦若本名恒晫住居杭城乃雍正元年中式第五名武舉為人素行狡詐果出外年餘至今未歸其家有父張彬如曾充過衛百總原係弓箭教師臣遣人託言寄信往問蹤跡伊父答以其子由京前赴陝西撫標中軍孫王發署內再詰便有驚窘之狀即此一人形迹堪疑其餘不皆風影可知臣查日本雖係蕞爾島夷恃其銅鑄礮大攻擊甚遠倭刀器械犀利非

常前明曾屢爲海患於東洋稱一强寇

本朝威靈懾伏屏跡多年從無干犯中華

聖祖仁皇帝俞允會議於東洋貿易止許内商往販禁其

自來原有深意今彼不惜重貲招集無賴習學内
地弓矢技藝無故打造戰船姦懷叵測不無窺伺
乘有空隙欲爲沿海搶掠之謀然前明水師未設
戰船不修被其突犯登陸始與接戰使得展其跳
躍之長故從前江浙地方多受荼毒今沿海水師

星羅碁布戰船駕駛精熟官兵皆能奮勵用命倭
夷平素未嘗諳於水戰設或有警臣等聯絡隣省
會同堵截邀於海中剿殺攻其所短自可必獲萬
全不致上廑
聖懷但彼狡謀惟在重利引誘凡屬愚人孰不貪婪往
墮術中故江浙閩廣好事棍徒甘為心腹通風走
從來大小邪正勢所必然即如準噶爾西藏未嘗不若
線之輩甚多伊要得内地之信頗易而中國欲知
是也
其的耗實難今若遽將訪出之徒張皇拏問則眅

洋往來人多傳至彼地恐即致激而生事臣愚以
為
天朝之待外夷罪惡昭著者必申征討之誅若跡涉隱
微藏而不露則當示以羈縻防範未然臣今現在
將所聞尚無確據之人逐一
此為最要可嘉之至
再加暗中察訪根尋
其家蹤跡行徑以驗虛實一面密飭沿海文武營
縣及各口稅關員役藉盤詰米穀軍器名色嚴行
稽查凡出洋裝貨包箱等物悉令打開驗明一應

水手舵工商人奴僕附搭小客俱著落牙行查明籍貫年貌出具保結限期回籍返棹進口點驗人數將缺少者即行拏究其水師兵船嚴督各鎮協營整頓礮械練習攻戰之具不時哨巡耀揚威武以爲有備無患之計一切廢弁驗其因公罣誤原無大過不在解發安置之列而人材尚可效用者分別收錄令其食糧不使閒居窮苦爲人所誘姦商無賴通同勾引之人俟訪實後再爲相機另行

窮究明正典刑彼時倭夷聞之知事巳敗露防範
是極當極卿此一念早為
上天
聖祖鑒
天威
何慮
聖明
本譬
偏廢
嚴密自必震服
之矣封疆大臣皆肯似卿居心奉職便伯什日本
絕其邪心矣但事關重大是否有當伏乞
之有治平之術惟在固根本防外患二者而已固
指示欽遵至日本島嶴與浙江江南對海之隔洋
如養身防患猶夫用藥當權其輕重而為之不可
面最近止有三十餘更路程順風四五晝夜可到
今浙江原屬臣轄江南沿海地方近又奉
旨命臣節制即當知會督撫提臣調度嚴防但其乘風
飄忽四路可通閩廣山東天津錦州等處仰祈

所見是隨便皆密令訪察防範此通頒諭旨一例及卿
皇上密飭督撫諸臣一體留心防察則雖有姦計亦無
庶不露卿首先陳奏之迹也
所用矣再近據提臣陳天培差員於江南訪拏洋
盜數名係從前曾在浙洋行刦匪類俟好提到審明
另結合併附摺陳明謹
奏
當年
聖祖曾因風聞動靜特遣織造烏林達麥爾森改扮商人
往彼探視回日復

命大抵假揑虚詞極言其懦弱恭順嗣後遂不以介意而
開洋之舉繼此而起朕即位後亦經念及尚未暇諭卿
所以此奏深合朕心又聞噶喇叭呂宋聚有漢姦不下
數萬朕經屢次密諭閩廣督撫加意體訪具奏且復聞
日本與朝鮮往來交好踪跡甚密云云總之安内攘外
要不出前諭固本防患盡人事以聽
天命爲第一良策也

同日又

奏爲恭繳

御批再陳微悃叩懇

聖恩事竊臣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欽奉

批回原摺一匣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憂民念切深悉浙地不慮微旱但恐雨水過多令

臣於將來霖潦留心預防

至聖至明坐照萬里伏查浙省上游各府地處高阜止

畏久雨驟漲一時難消今入秋雨水調勻初次所

種早禾多已收穫間有高山海塗零星之田畧減分數其餘平地得雨發秀甚旺而杭嘉湖三郡從前多處低窪蒙
聖恩頒發帑金開濬河道現今閘壩修築將完河道疏濬流通宣洩之方較前已有備禦晚禾正在開花茂盛非常一至秋分皆可秀實目前米價平賤洵稱豐年又兼六七兩月海不揚波並無風暴損禾雖八月潮大高與塘平皆已保固無恙此時業過

大汎老鹽倉沙漲頗遠皆
聖主福庇愛惜黎民之所致也臣欽遵
好
諭旨自當隨時料理不敢有誤至臣蒙
皇上洪恩令臣管理江蘇所屬七府五州各種盜案已
經具本恭
謝並瀝陳下悃何敢再有瑣瀆惟是浙江巡撫之任
事務實為繁雜必須精神命脈時時周流貫注隨
處覺察方於事有實濟稍或不到即被欺瞞臣兩

年有餘此心未嘗一刻放間若再加以江蘇所屬

七府六十六州縣則南連閩豫北接河東豈能處

處周到顧此失彼必不能免況盜賊蹤跡詭祕姓

名變幻必細行查探始得的確臣竝無腹心可以

寄託耳目之人實難兼理況臣曾聞古人有盈滿

則覆之語今仰荷

隆恩不次拔擢甫過四旬位叨卿貳將浙省三院衙門

一身兼總譬之小舟重載常恐傾側若復管理本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果能持
藉事務誠恐造物惡盈且僚屬親族難免忌刻因
盈戒滿可保無傾側之虞否則亦難免顛覆之慮理固
此惴惴寢食難安我
然耳設不能卑以自牧而涉於傲物凌人則忌刻者豈
皇上憐臣孤植屢頒
特一二僚屬親族將見羣起而指摘者不知凡幾矣雖
恩諭許以保全尚蒙
然但辦忠誠二字盡其在已達之於
鑒憐允准所請此即
何暇念及此亦可不必念及此一切禍福利害之際惟篤
皇上生成大恩畢世矢當圖報若必不以臣為不肖加
信天理則無往不宜若專以人情論即寸步皆難移動也
之驅策抑或另
試將勝撫任者薦舉一人
簡賢能授為浙撫俾臣於總督任內仍可協辦浙務稍

得專心稽察所交諸事或得黽勉盡力不致彼此兩誤則又臣不得已之苦衷而非敢自圖安逸之實情也伏祈

聖恩鑒察所有奉到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卿之實情朕已鑒之朕之苦衷獨不思乎如得勝任浙撫與卿同心之人則可用之於兩江矣又何必命卿兼

理下江七府五州耶不得其人徒費一番周折於事無

濟姑且盡卿之力稽查料理前於謝本內諭旨甚明若

果至精神不能週到時密奏以聞朕自另有裁處

所奏江南地方情形一摺留中江南襲吳楚遺風崇尚

虛浮人習巧詐歷任督撫大吏一味因循委靡不能清

釐振刷以致頹敝益甚種種弊端朕所悉知然無可奈

何如范時繹魏廷珍陳時夏張坦麟輩豈堪統率之任

第取其操守謹飭而姑用之耳安望有治理之效不止

此數人巳也再如布蘭泰石麟沈廷正莽鵠立馬會伯憲德等豈皆封疆材耶兩江之任惟鄂爾泰田文鏡克勝而又難以動移幸地在腹裏且暫將就即今邊海要區需人孔急尚費躊躇何但兩江為然朕之求才若渴諒應天下共知非特於大僚中隨得即用簡拔無遺從州縣有司三二年內超擢至撫藩者不一其人欲覓局量稍濶之品尤屬罕覯為此時廑於懷汝知有綽然稱職者即行舉出勿涉隱諱至於兩江現任文武上自督

撫提鎮下及守令將弁卒取才具中平者而用之何也
戶口雖多事務雖繁其患不過錢糧積欠風俗囂漓而
已猶可緩待以緊要論自當先雲貴川陜兩粤而次及
於兩江以故直隸近地所用者大抵皆中材以下更屬
無足論者矣朕勤求治理維日孜孜亟欲置斯民於衽
席之安無如不得其人奈何奈何今於無法之中設法
亦惟因病畜艾且儘力作養加意栽培以冀菁莪棫樸
之效於將來云爾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臣

李衛謹

奏爲呈繳

硃筆諭旨并

御批奏摺事本年八月十二日臣標千總自京齎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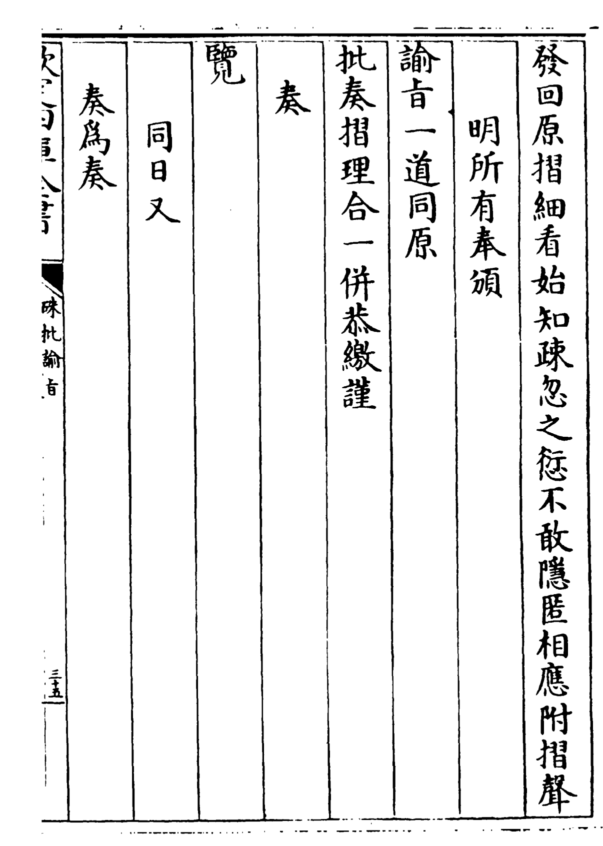
發回原奏摺匣到杭臣即叩頭啟視所有臣前因江南

地方緊要將所見聞大概情形冒昧陳瀆我

皇上不以越俎見責於摺匣內頒發

硃筆諭旨一道開示切摯仰見
皇上因地方用人其難其慎而全才不可多得誠如
聖諭雲貴川陝兩廣實爲邊塞巖疆重地自然首先緊
要而兩江次之但東南惟江浙等處戶口稠密幾
抵寰宇人數之半其中賢良不一狡詐多端且財
賦繁鉅又爲邊方協餉根源而沿海各省情形更
與陸路迥別身其任者職掌匪易臣每自警懼時
切杞憂何敢存有量度可用長才知而不舉以負

事關用人正務當專摺奏覆
聖主慇慇下詢之至意再黄魚滋泥二賊業於江寧本
地方拏獲仰見
皇上睿照無遺今在江省究訊傳聞供出刦過江南者
居多浙屬亦有數起至今尚無正實贓案亦未接
有來文行查似應仍聽督臣范時繹照例審結惟
臣前
奏摺内因途次未帶案卷乍回倉猝將從前行查去
此等偶爾小誤朕悉置之不聞不見
年十月内烏鎮盗案誤寫九月字様今奉



發回原摺細看始知疎忽之愆不敢隱匿相應附摺聲
明所有奉頒
諭旨一道同原
批奏摺理合一併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據江南淮揚道白鍾山禀稱山東安東營海面有船二隻白色白旗防丁放礮竟置不理出入無時往來莫定等語臣閱其所禀蹤跡詭秘不似小賊行徑其爲匪船無疑雖在山東地方而海中乘風飄忽來去甚速不可不防查江浙交界洋面有陳錢壁下馬蹟羊山等處島嶼皆爲往來必由之路前明倭夷刦掠内地定在此處暫停收泊歇息樵汲臣即日密行浙之

定海及江南崇明二鎮令派將備借名遊巡帶領兵船於前項島嶼要隘分路埋伏倘果有匪船經過或登山取水即可出其不意掩拏一面分行沿海水陸各營加謹防範並咨會江南督撫江浙二提臣去後二十三日又據白鍾山將山東營報文敘詳稱此二船於七月二十三日在亭子蘭洋面游移二十四日往水靈山及古鎮龍灣各口忽往忽來行蹤無定守臺兵丁打礮數次彼船止鳴鑼

響鼓置若不聞等語臣查古鎮龍灣皆係膠州地方而臺兵放礮後尚敢鳴鼓相應似非游魂小醜或係東洋夷人知江浙沿海皆有水師而山東惟登膠等處故潛來偷看墩臺汛守之疎密及舟師哨捕地方之情形亦未可定臣雖於白鍾山前稟到日即經調度但七月末旬之事而稟報到時已將一月誠恐嗣後呈報稽遲業又通飭江南沿海文武遇有洋面緊要事情務須飛速報聞庶聲息

相通得以預辦事關海洋合將臣兩次聞報行過
緣由
范時繹亦經奏聞矣情形似屬可疑凡事有備無患覽
奏請
卿預防之舉甚合機宜可嘉之至
聖鑒又臣前因水師需員將緣事參革尚無大罪之守
備李光彩徐景達可否降為千總錄用革職副將
柳進忠可否降為遊擊於乍浦教習滿營水師之
處具
奏請

旨感荷
聖恩俞允令臣具題今接到部文柳進忠已蒙
原欲待鄉具題到日然後降旨因閱部本之便隨發此
皇上寬免其罪交臣以水師千總補用仰見
諭姑以弁員試用觀其奮勉
睿慮精當既加以格外之
恩而又抑其矜驕之氣可使感激奮勉出力報效非臣
愚昧所能見及伏思乍浦接聯江南兩省海口咽
喉現設滿營水師最為緊要遊擊黄天寅人雖謹
飭頗覺軟弱於水師不甚精熟亦曾於會

題疏內聲明改調在案目今久瘧未愈哨巡勉强柳進忠人固中平於水師并東洋事情頗為熟悉若以千總職銜暫令護理乍浦遊擊事務責令親身督船東洋哨探試用其黃天寅於調理病痊之日給咨引

見再為改補似覺相宜臣現在彙同李光彩等一併核疏遵

旨具題相應附摺

好

奏覆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明事竊臣前因奉

旨查勘江南海塘經由蘇州目擊城垣多有塌陷缺口

之處不但愚民貪走近路者常於此地出入亦恐

夜間匪類竊盜得以乘隙潛逭且蘇郡係省會重

地較他處更屬緊要臣既奉

特旨兼管江蘇督捕事務則城垣防範最有關係何敢

視為膜外但工程浩大時切留心緣前有住居蘇

州之浙省鹽商汪敬恕為富不仁干犯醝規經臣

查出飭究今據蘇松太道魏觀審得實情問擬徒

罪招詳批允發配間有伊子汪循讓因其父年老

願納贖罪請免擺站屢次哀籲呈懇臣念其既知

爲父悔過情尚可原量伊身家十分之一罰銀萬
兩爲修城之需已據自認八千臣隨飭令該道按
數追銀解交江蘇藩庫並咨會署撫臣張坦麟就
近委員勘估將蘇郡城垣坍塌處所修葺堅好如
有餘剩即作京口蓋造查盤鹽廳之用倘有不敷

是誠善舉也

臣當再爲設法陸續湊給毋庸撥動正項錢糧而
疆圉可以完固矣再浙江提臣陳天培前曾差員
於松江緝拏洋盜數名提解究審臣經附

奏在案今陳天培所差陸路緝盜之効力武進士李

潡等在浙獲有逃盜楊秀供出夥犯張來住居江

南太倉州之鎮洋縣鄉間該員隨往緝拏彼地居

民以非係本處地方官所差且稱張來素不為匪

將李潡并所帶兵役聚衆毆傷據該縣將在場各

犯拏獲詳報前來臣查緝盜無分疆界奉有

諭旨通飭今李潡等不查實就近知會彼處地方官添

差協捕固屬冒昧但明言緝盜又將提督印牌交

與看驗則是否正賊即或不實自應到官質審何得毆傷差員甚爲蠻野現在飭行江寧按察司將

據張坦麟亦已奏聞矣原屬兩俱不合之事

爲頭倡率及在場動手之人究審處治并將張來果否盜夥有無妄扳之處質訊虛實定案外相應

附摺陳明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覆奏事竊臣前將風聞東洋情形密摺奏

聞伏承

諭旨指示大小邪正之勢固本防外之機仰見

睿謨深遠凡古今撫馭之道數言而包括無遺彼蕞爾

小醜豈能出

聖主之範圍耶臣因江南係緊接浙省洋面崇明與日

本亦近隨將大槩情形密封知會江省督撫提鎮

諸臣共相防範曾於前摺內聲明其細底姓名皆
未宣露適有淮揚道白鍾山報稱山東洋面有白
旗號船二隻往來游移等情縁正在嚴查之際誠
恐或係姦船窺探海洋風帆甚速鄰省未知消息
一時防備難及不得不過爲小心是以一面奏
聞一面即如江南之文將大畧密字寄知閩廣督撫提
臣一體加謹巡查海汎今於九月二十一日奉
皇上通飭諭旨更見

聖心周密無微不到諸臣自當敬謹奉行其山東白船

已據白鍾山覆稱查係福建商人鳥船收入膠州

投牙貿易等語似非別項匪類至前摺所指洋商

三人皆原籍湖州而久在蘇郡貿易者臣託言辦

銅之事密令湖州知府唐紹祖根尋蹤跡送到臣

處再為設法盤詰其所以傳聞之由即唐紹祖亦

不使知也但臣訪聞得伊等皆貪夷人倭照爭相

貿易惟恐失其歡心揹照不發故凡有指名求索

之處無不依從若到彼國亦與别商同在土庫惟請去之教習人等則另居他處其設謀畫計皆知細底而商等不過得其大槩多不敢言也又聞寧波醫生朱來章向曾在彼醫痊倭王厚贈而歸現領倭照貿易臣今託病令人赴蘇密尋近復訪得倭夷著閩商魏德卿欲請福清縣黄栢寺方丈僧人前往約在九月終到普陀下船以為料無人知臣亦差員改裝預往普陀等候果否到來查實嗅

訊俟此數處之人到後如探得彼中底裏即當飛
馳
奏覆再臣伏讀
御批從前
聖祖仁皇帝即已遣使訪察此誠
睿慮周詳先幾遠照防微杜漸久有成竹以臣所聞倭夷
於中國土產多所未有其仰藉於內地貨物者甚
般若驟加禁絕則用度不便恐致多事是以康熙

五十四年夷人創立長崎譯司倭照給與內地商人領運彼時督撫與海關意見不同

聖祖天地度量特賜包容聽從其便今莫如仰遵

皇上諭旨撫外之道固本防患二語仍循舊例照常貿易惟有嚴加稽察姦弊實力整飭海防水陸以備不虞則

天朝之威德自足震慴邪心而不敢肆其狡志矣至於噶喇叭呂宋等處皆西南洋貨物馬頭從前留住

之漢人甚多許其自行回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每歲閩浙廣東之人結伴而歸且有攜帶所取番婦子女同回者前後約數千人皆有各省題報之案可查近則漸少臣訪得在彼地之人不過以手藝覓食竝無他患雖紅毛亦稱狡悍然與噶喇叭等處皆與中土尚遠非如東洋日本之近而宜防故從前

聖祖定例西南洋許其內販而東洋禁其自來亦因形勢

不同之故也若朝鮮久沐
本朝天恩職貢惟謹然東洋獨日本為强隣國無不懼
之朝鮮因其相近自然與之往來交好親密不問
可知幸日本與西洋天主教結為世仇雖東西遥
隔海面俱通彼此不能相容凡商船往倭有奉此
教者立即加害并用鐵鑄天主之形令下船諸人
脚踹登岸方信無疑於此可見其不能別有聯絡
之勢矣又奏

恩諭以臣此心爲

上天

聖祖所鑒雖伯什日本何慮之有此

皇上垂念微臣初任海疆未嫻機務

特賜温綸以壯措施之膽氣究之粗魯如臣何堪倚畀

惟藉

上天

聖祖之靈故使醜夷狡謀自行敗露耳臣今刻刻小心嚴

行防備於外洋回棹之船加意盤查雖不敢稍有踈懈而方畧遠謀非臣識見所及仰求

聖明不時指訓俾得遵循以免冒昧臣不勝懇禱之至

爲此謹

奏

覽奏内仍循舊例照常貿易惟嚴加稽察姦弊實力整飭海防以備不虞之議甚是安内攘外要道正在於此也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奏覆

諭旨事竊本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十六日兩次齎摺

把總捧回

御批原摺各一匣臣俱敬謹啟封跪讀所有前摺各事

除調補衛守備已經遵

旨具題并密陳東洋事宜現在另摺覆

奏外至臣實因才力難勝籲懇
聖恩准辭江南督捕重務或解浙江巡撫鉅任荷蒙
訓諭開誠指導臣自當時刻儆惕勉圖報效惟知
君上深恩不敢稍存自逸之心有負
聖主提命之至意又奉
硃批試將勝撫任者薦舉一人欽此伏思浙江巡撫不
但刑名錢穀實爲繁劇而民風士習之不齊經費
公事之難理亦復倍於他省幸荷

皇上多方化導移易習俗

恩賞養廉得濟公務諸凡區畫無不盡善臣兩年以來

不過謹奉

訓旨因事調劑其於吏治民情恐尚有未周仍難自信

為實是以仰請

簡畀賢能令奉

聖諭臣謹於所知之人逐一斟酌如王國棟者居心平

和辦事公正雖在浙不久而民風土俗俱曾經歷

湖南亦係緊要地方何敢固請但臣素知其稍欠
風力或於苗疆強悍之區未能相稱若在目今之
浙省似覺合宜至於許容才情亦屬可用惟專好
自見其長每事必欲不同於人誠如
聖明洞照若臣與之共為督撫不免有掣肘調停之處
朕欲命伊撫治山西以試其才湖南似屬不宜
臣愚昧之見湖南巡撫不與總督同城正得展其
風力
皇上睿衷鑒察如許容或可用於湖南則王國棟調任

浙江似爲兩處妥協再如張坦麟者雖器量淺狹此人尚可俟再加審奪

非專任封疆之長才然留心案牘諸事謹細設或

江西得人改調浙省臣尚可幫助商酌不致參差

性桂庸材且高斌資輕孫國璽階級尚早

貽誤其餘如性桂高斌孫國璽者皆蒙

聖主教育成人伊等亦俱虛心要好若再加經歷習練

他日皆可儲備任用而目前尚未敢輕議也緣奉

御批卿之實情朕已鑒之朕之苦衷獨不思乎欽此臣

捧讀之下不覺感極涕零勒諸肺腑伏承

諭旨諄切用是妥陳臆見可否伏候

乾斷所有原奉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查覆事竊臣於六月初八日所奏恭繳

御批摺內奉有
諭旨指示藩司高斌臬司白清才具行爲之處纖悉無遺臣敬謹欽遵密加廉察高斌目今器量雖未能潤大吏治稍生但虛衷要好肯盡心協力辦事認眞再加習練年餘可以儲備任用至白清初到任時正在抱病後稍痊愈人亦明白政事頗勤惟覺冒戇尚可勉爲辦理近又患偏頭風證甚是虛弱狼狽書辦衙役乘機作弊不能覺察聲名漸覺不

好臣雖現在爲之釐剔但看其光景未必能有起色浙江刑名事務情偽變幻百出最是繁劇乃係緊要員缺委署兼攝實難其人恐致日久政務堆積不敢因循伏祈

聖明預爲留心簡選能員以備任用地方幸甚謹

奏

人道敏政諸務待人而後舉直省地方但有大員缺出即爲朕之苦累用適其才功效譬之鴻毛遇順風巨魚

縱大壑否則反是進退之際安得不低徊審度再四酌量而遂輕易出諸口乎今汝意欲求何人以資臂指具明白具奏候朕酌定降旨補授

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衛謹奏為

聖恩廣被年歲豐登恭摺奏

聞上慰

睿懷事竊照浙省歷年仰荷

皇恩優渥人心激勵而知丕變

天意感孚而降嘉祥本年春熟通省豐收倍於往日夏月

上游各府先雖早稻微旱高阜稍減分數旋即得

雨晚禾復茂仍獲有年今杭嘉湖紹各處收刈更

足通省統計有八九十分不等現在米價平減薪

蔬皆賤民食充裕五風十雨人人皆有堯天舜日

景象金華府之蘭谿湯溪處州府之麗水景寧等

縣俱産有瑞穀一莖數穗不一而足至省城仁錢

二縣臣等所耕

耤田内更有三四穗之嘉禾洵屬

聖朝佳瑞緣曽欽奉

諭旨不敢具疏恭

進而臣民慶幸之心實切踴躍鼓舞又蒙

皇上特沛隆恩將浙江士子仍准一體鄉會考試

恩綸一到萬口歡騰實有家頌户禱衢歌巷舞之狀此

皆

聖主至誠教育所以化導之神豚魚咸格臣躬逢其盛

不勝額慶除另疏據呈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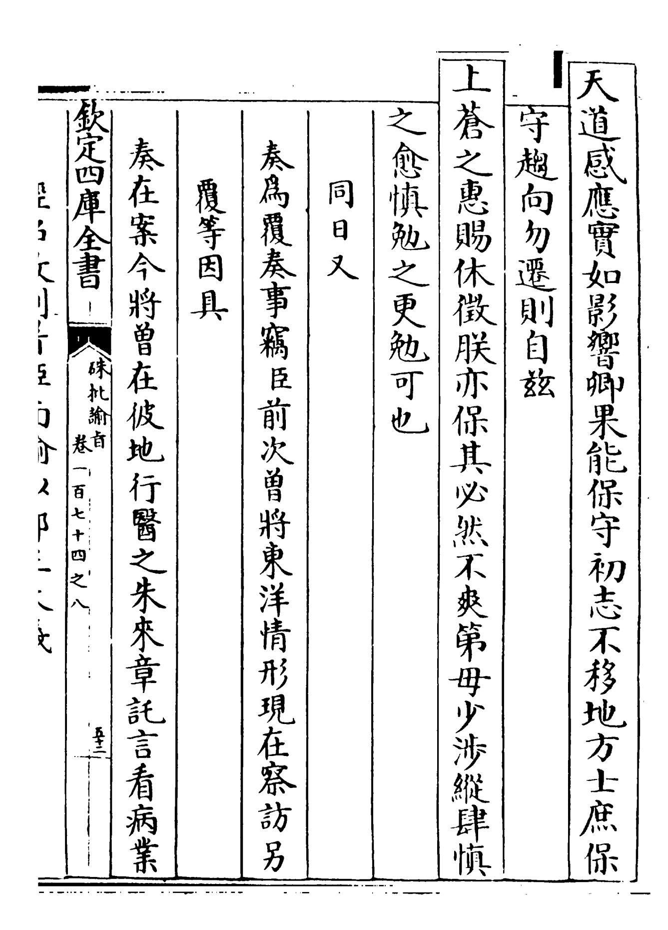
題恭謝

天恩外相應一併附摺陳明仰祈

睿鑒謹

奏

豐熟情形欣悅覽之



天道感應實如影響卿果能保守初志不移地方士庶保守趨向勿遷則自兹

上蒼之惠賜休徵朕亦保其必然不爽第毋少涉縱肆慎之愈慎勉之更勉可也

同日又

奏為覆奏事竊臣前次曾將東洋情形現在察訪另覆等因具

奏在案今將曾在彼地行醫之朱來章託言看病業

紹抱致到署日面諭以邪正大義
國法利害反覆開導彼亦悚懼感激供吐實情云東
洋惟日本爲大與普陀洋面相對所轄六十六島
不在一處其與江浙貿易馬頭名曰長崎離國王
將軍駐劄之山城自稱京師程途尚有二十餘日
長崎設頭目二員稱號皆有王家字樣非係國主
一管貨物交易每年更換一管地方事務常川住
守皆專生殺之權此處夷人築墻立栅名爲土庫

凡中國商人到彼俱住其中撥兵看守不許私自
出入彼向日無聊因往東洋行醫曾治痊長崎頭
目王家得有厚贈故不與商人一同拘管庫内遂
酬以倭照貿易數年家漸豐盈後因見夷人射箭
不堪笑其無用并誇中國三尺童子俱善弓矢之
語是年回棹時通事傳話囑其聘帶弓箭教師并
要黄牡丹及二尺濶面之紫檀木三種來章復往
時止帶牡丹一株前去到彼開花乃是紫色以此

夷人怨之將伊傳照追繳船貨原物發回俱有海
關及口岸出入案卷可憑所有萬餘貲本因而折
耗盡爲烏有以後未曾復往現今止託別船順帶
些須貨物貿易餬口又原任副將柳進忠因奉
旨復賜錄用臣行調到省面加細問該員未爲把總之
時常往東洋貿易皆住土庫之內於彼地情形甚
悉其所言與朱來章大概相同并畫有長崎島地
方形勢一圖看其海道亦屬險峻之區又臣前奏

洋商余姓即俞孝行亦於蘇州密喚來浙面訊合
三人之言在俞孝行則云因夷人喚彼交易曽見
過長崎所住官署規模閎壯防守嚴密頗言夷人
之雄猛利害而柳進忠朱來章皆稱倭夷不無窺
伺妄念性惟好利貪嗇無有遠謀其弓箭俱屬本
地之物盔甲亦與戲子所穿無異近日始偷出內
地式樣製造雖有船隻而小止於本處近洋往來
內地海道不熟駕駛亦未諳練礮火固狠亦不善

用皆云彼地各島之人惟沙思馬一處非常勇健最爲强悍其他俱不足慮等語臣查籌海圖編所載日本共轄八十一島內有薩摩州番言撒子馬諒即沙思馬之訛音地在日本西南爲入寇閩廣之路其西境盡處邊海之地有五山相錯而生總名五島即今之長崎設土庫之處順風五六日可抵江浙之陳錢壁下洋面明季倭寇猖獗皆由内地無賴勾引而來如宋素卿起釁於前王直徐海

陳東等作孽於後皆以倭人爲名實則眞倭頗少也今彼貪中國貿易之利凡倭照一張値銀七八千每年更番出洋者數十餘照彼之爲利甚大未必自絕於

天朝而即有異圖所與往來帶物之商人在內地亦有身家不過貪其貿易懼如朱來章之追照留船而已總之防範不可不嚴而機事不可即露臣今已

請

旨將柳進忠用於乍浦以備東路一面之探緝又先發
銀五百兩與朱來章又二百兩給俞孝行令伊等
各自置買夷人所好食物等類先後附船再往假
以行醫營謀倭照貿易爲由前去細探消息看其
爲人尚肯盡力而朱來章較之别商止在土庫居
住者其所得必更眞切臣自當隨時相機備禦不
致上廑
宸衷以圖捎報

天高地厚之恩於萬一耳合將問過情由先行陳覆伏

候

聖明指示欽遵爲此謹

奏

覽訪詢各情形俱悉命卿總督浙江朕爲東南一隅早

釋顧慮之念矣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八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八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九　史部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編　修臣裘　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　椿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九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恭繳

御批事本年十月二十三日臣前差把總齎捧

御批原奏摺匣回杭隨恭設香案叩首啟視内有臣奏

浙江按察使員缺欽奉

御批汝意欲求何人以資臂指其明白具奏候朕酌定

降旨補授欽此竊惟我

皇上於内外各官

睿照無遺臣聞見淺陋何敢妄參末議前次因見御史

伊拉齊比福建去時更覺開潤人頗細心廉謹恐

此缺尚未得有相宜之員故於十月十七日敘入

奏摺之内附陳是否堪用恭候

聖主鑒定又臣聞得向在部屬後爲科員曾奉
差過貴州主考之王恕係四川人居官好辦事有才現任湖北糧道臣與之從未識面止知其名抑或可以勝任仰請

王恕才情原好少覺務名觀此一任如何行爲方可定其優劣

睿鑒再臣接閱邸鈔山東萊州府知府王坦已奉調用部員伊向任刑部司官時臣見其爽直果斷頗有風力但相離日久未知近日居官何如有無過端

王坦於萊州府任聲名甚屬不及調回引見時看來其人頗有直氣俟再加驗試

今在部辦事其才守優劣自難逃於

聖明洞照以上所知三員聽候揀選一人非臣所敢擅
王敛福材具狭小所論是
請也此外有温處道王敛福人亦明白勇於向前
但於浙省緊缺恐難優裕若用於小省尚可稱職
又近准户部咨文奉
旨飭發條陳湖協哨船一事令臣議覆伏查湖屬多係
水鄉港汊紛雜非船不能哨捕現在額設營艘數
似不敷而式樣亦未盡為合宜臣前兩至太湖由
府經過即曾與文武再三議及緣事屬細微未便

特疏
題請欲俟届期修造之時再爲陳明更改適用今條
好
奏所議均相脗合現在行司確加估計另行具覆
合併聲明所有原奉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奏覆事本年十月二十三日臣於

發回黃匣内接到密封條陳一件欽奉

御批有人條奏此種惡習卿其嚴行查禁欽此臣查内

開湖州等處刁民將妻女假裝名色局騙嫁賣事

誠有之臣到浙後據各屬詳報嚴加究處豈止於

胡道生方美然二案此等刁民不但干犯法紀亦

且喪盡廉恥實爲人心風俗之害如閔道宏錢子

發等案臣皆於賣休本律之外加等治罪比追財禮入官從未嘗使之得利惟律文婦女應斷歸宗今條奏誠恐姦民與婦人父母串通復行詐騙議將知情婦人審實當官嫁賣以絶後弊亦屬懲姦之道嗣後有犯前項案件應如所議並將婦人官賣仍向本犯名下追出財禮給還被騙之人以儆惡習再臣查浙省沿海之温台二府向緣染於福建惡俗沿及衢州金華府屬俱有將巳妻得價出

典與人生子留養之後將其婦仍給夫領回始猶無力婚娶者之所為漸則人心日刁即有子者亦借此為漁色之計臣於上年閏三月内分晰飭行嚴禁遇有犯者盡法痛懲目前此風稍熄合并附摺陳明伏祈

睿鑒謹

奏

懲姦貪以厲廉恥明倫理以厚風俗是乃善舉也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前歳請派委文武分巡地方一事

荷蒙

俞允於浙省試行兩年以來臣不時加意稽核嚴飭各屬實力遵奉所獲盜賊賭博私宰耕牛及各項拐逃匪類不一而足姦徒咸知斂跡地方頗覺寧靜

豈但派委分巡之事無處不當如此督察也

大非昔比但此事全在上司實心督察勿使派巡員弁兵役遇事生風借端滋擾方能有利而無弊

令臣奉

命兼管江南七府五州督捕之任雖受事方始每見江省刦竊之事頻有報聞逐日不下數件且賭博私宰皆係盜源任意疎縱查禁未嚴臣雖密行訪察已拏獲積窩匪類數起交發各該地方官就近審究歸案但須先事巡防方克有濟當經咨商江南督撫提臣會同酌議亦將文武各員派定地方委令巡緝專其責成仍著該管本轄上司嚴加稽查

分別實在功過以為勸懲但前次奉
旨止於浙江試行今已稍有成效以此推行江省實緣
既有成效何靳而不推行耶
地方廣濶非此難得嚴密謹繕摺
奏明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差弁員赴普陀等候福建姦商魏德卿所託夥計柯萬藏聘請僧人私往東洋一事今於十月十八日據臣撫標千總王國材把總李成基協同定海鎮標把總何有嬌果然全獲解到柯萬藏并僧人壁峰等九人稱伊等委係自閩省由內地行走於十月初九日來到寧波改換姓名假稱普陀進香初十日由鎮海關出口被李成基尾隨其

後至普陀會合何有嬌拏解前來臣親加訊問柯萬藏乃魏德卿夥計壁峰係福清縣黃柏寺僧人日本向有福建寺一座聘請中原和尚居住稱為唐僧揆厥所由無非蠱惑伊國人民使其心服將軍恐嚇無知之故臣面見壁峰等亦非德行高僧現今飭發嚴加收管在省但思自拏柯萬藏後事已顯露且前訪之偷出弓箭盔甲式樣招請教習等事件件俱實目前臣遣往東洋探信之朱來章

俞孝行業已由蘇置貨正在起身誠恐所訪之姦商鍾覲天等知風畏罪逃往東洋生事難以弋獲現於各處口岸密即差人盤詰堵截幷行杭湖二府將鍾覲天同伊夥計沈順昌及在洋武舉之父張彬如同伊弟張琰設法拏獲解到臣即親加面訊伊等代爲夾帶違禁之物件聘請教習等事俱經供認是實但求留其性命情愿令伊父密寫家信鍾覲天代爲託人寄與其子張恒晫採取夷人

實在消耗以贖死罪等語其餘尚有姦商費贊侯

魏德卿及獻地圖之李昌謀今現在蘇州恐其心

虛遠颺隨差臣標守備龔炳前往密拏到日審明

作何分別處治另行請

旨定奪至各洋商貿易之事既不便遽行禁絶但從前

止領夷人倭照我

天朝竝未定有到彼作何管束稽查之法是以聽其爭

先獻媚臣今擬於十一月初旬乘往江南面議海

塘工程之事到時會同江南督撫諸臣設法於各
商之中擇其身家最是殷實者數人立爲商總凡
內地往販之船責令伊等保結方許給以關牌縣
照置貨驗放各船人貨即著落商總不時稽查如
有夾帶違禁貨物及到彼通同作奸者令商總首
報於出入口岸處所密拏倘商總徇隱一體連坐
究罪庶幾事有責成可杜前弊容臣到蘇公同議
定辦妥之時再爲陳覆又前奉

諭旨朝鮮與日本往來之處令臣密加訪聞查東洋長

崎口岸之北有名對馬島者與朝鮮國相向地方

邊界頗近順風一二晝夜可通朝鮮地方亦設有

館舍聽從日本著倭人赴彼國交易不許朝鮮之

人前來東洋而其暗中往還親密無非畏其勢大

力勝之故但事在詭祕尚未確知合併附摺陳明

伏祈

聖鑒謹

奏

向傳日本敬佛皈釋常延内地僧人至彼崇奉朕所素知斯等處當察明既非匪類又無姦謀則姑寛一步勿使彼國安生疑畏其餘所奏俱是事事應如此留心慎密爲之

諭浙江總督李衛發來逆書一册卿試觀之世間竟有如此怪人天下竟有如此奇事然朕胸中全無一毫忿怒也朕君臨寰宇六載於兹勤求治理宵旰不遑惟期

仰答
皇考付託之恩下慰蒼生父母之望凡戴髮含齒之儔將
必念朕之勞諒朕之苦即夢寐中殊不料當代臣民有
如是詆毀誣謗者總緣德薄化淺所致自愧自責而已
夫復何言逆書内惟阿其那塞思黑一條實爲朕昆弟
人倫之不幸但其事由罪狀皆曽告之
祖宗示之舉國詢謀僉同而後定案實係内外共知共見
者然朕不能化二人之愚頑即朕所不能辭其咎矣至

其餘鶏鳴犬吠之詞不特風影全無縱朕窮思極想亦所不到夫平人仇怨至深含沙相射尚不忍出之語一旦加諸君父之身噫嘻異哉幸爾
天道昭彰令自投首靜言思之翻足感慶借此以表明於
天下後世不使白壁蒙汚何莫非
上蒼篤佑乎俟將逆類獲齊審明結案後自另有通頒諭旨曉告直省今因浙江有夥犯姓名欲卿備悉原委庶便加意密緝爰命鈔發逆書先以示知看畢即行繳回

不必錄存謹防洩漏其書內所稱東海夫子即士子輩
呼為呂晚邨其人也如查嗣庭王曽期必係黨類固不
待言此外根株蔓延實繁有徒湖南文到一一捕交大
抵皆曩日一念和尚案內漏網餘孽即卿所奏勾通倭
夷者非彼而誰是乃
上蒼默示大靜之機曁
皇考在天之靈默佑所致以故暗奪其魄驅使供招斯一
事正卿竭忠報效之地盡力為之在他人或恐過濫波

累無辜在卿自必推情酌理斷不致有玉石不分蘭艾同焚之失也此畨實朕不幸中之大幸也若朕稍歉於心有幾微不可以對幽獨便書此諭於卿亦何顔落筆至於夷狄之名本朝在所不諱孟子稱舜東夷人也文王西夷人也豈害其爲聖人乎蓋本其所生之地而言猶夫後世籍貫之謂粤自發祥長白應運而興主宰華夏撫育黔黎爲中國者今八十餘年實不愧漢唐宋明諸君也又逆書夷狄異類詈如禽獸云云設不論仁虐

第以所生之地妄分中外輒比之爲禽獸而輕賤之則華夏之人無父無君殆禽獸之不若矣侮人乎自侮乎且逆賊止知中國之賤夷狄而不知夷狄之賤中國也準噶爾呼滿洲爲蠻子滿洲聞之無不髮指此非貴夷賤漢之明證耶朕返躬内省雖不敢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后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慙御極六載夙夜兢兢迺今頑民中有如此怨恨毀謗者誠所不解噫嘻異哉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

臣李衛謹

奏爲恭繳

密諭并陳下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欽遵

諭㫖已將逆賊張熙在陜供出要犯嚴賡臣沈在寛及

呂留良之子孫呂毅中呂黄中呂懿歴當即拏獲

所查書籍亦皆逐一交出究訊各供其張熙到浙

之處不待加刑直皆供吐推堅稱不知謀逆之事

臣因案關重大川陜督臣岳鍾琪前摺有將張熙

解京之語若不留活口對質無以窮究根源臣因

此内雖憤激外作從容使其親族不至逃避隨將

五犯及書籍等項委員嚴押於十一月初六日起

程解部其餘大小家口查明分别監禁看守候

旨提拏又見呂留良家藏舊書甚多雖皆即刻封貯誠

恐一時檢點不及或有悖逆著述在内復委知縣

白環等四員公同前往逐細查點將經史刻本各書盡行造册加封所有繳來鈔本臣因赴江南會議海塘攜帶至蘇正在沿途細查封送間今於十一月十七日在吳縣地方接到

密諭并鈔發逆賊偽書臣目不忍視口不敢念驚駭如痴莫知所措當即封固暫時密存初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惡逆悖亂之人雖闔門寸磔仍不足以蔽厥辜萬分之一無論臣受

恩深重不勝切齒痛心憤恨入骨即愚夫愚婦稍有人
心者亦斷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況蒙
皇上將如此悖逆之字發與臣看又開誠
諭知臣子職分更當何如豈肯將其同謀逆犯稍有寛
縱自蹈罪戾臣隨即燒羽密封飛咨湖廣督撫諸
臣凡有供出浙江案犯飛行知會立即查拏斷不
致有遲漏臣自接奉
密諭後憤塡胸臆晝夜不安伏思

皇上御極以來凡大小政務以及一舉一動無不上合

天地

祖宗之心下慰臣民百姓之願而

深仁厚澤之周浹於窮鄉僻壤者又極其普徧而廣博

誰不深知無不感戴逆賊所造妖言無影無蹤天

下臣民斷不爲其欺騙即據逆書所稱天下茫茫

無有知幾徧尋海内等語則其相與悖亂逆黨僅

有數人如猘犬之狂吠而不足以淆惑天下之公

論可知惟其惡極罪大為

天之所不容是以使之自行投首敗露逆謀此皆

皇上精誠實心感動

天地之所致也仰求

斯事朕談笑而處之無故加之不怒一語朕生平所長

皇上頤養天和勿致上廑

若謂於此等處遂致淆亂胸懷則汝為不知汝君之臣

聖懷此微臣愚昧寸衷切所懇禱者也至於呂留良之

矣放心勿慮

家所存鈔本各書雖缺畧不全而片紙隻字令逐

加細查內如流寇志三垣筆記雜志等有干冒我

天朝之語皆明季末年謬妄之人所記及前明偽藩悖
逆事跡非
國家定鼎以後新作之書然至今存而未燬罪何可
逭臣何敢一毫隱諱并同續檢出之陰陽占驗及
呂留良嚴賡臣一班假道學相傳著述等書悉行
固封進
適據湖南奏稱各要犯俱經就獲孰知可笑之極一無
呈各要犯俱已先期解京難逃
黨羽亦竝無嘯聚匪類只此數名皆不畏死之狂徒洵
聖明洞察倘質對之下或果有存逆

天
異屬怪事審明結案後自另有通頒諭旨
心別有詭謀臣雖不才而竭盡心力猶足淨盡根株
即今雖暫在蘇松然相去甚近兩晝夜即可往返
浙江一切事宜臣自當加意料理以紓
聖明南顧之憂斷不使一人得有漏網也再通洋姦商
鍾覲天等皆已全獲臣親加細訊俱自認不諱且
稱各商無知日漸貪利效尤若不嚴行查禁將來
必無底止倘能暫留性命無不盡心出力等語臣
現將各犯帶赴蘇州會同江南督撫二臣詳加確

議取具連環互結設總稽查再將伊等作何分別

定擬另行

是

奏覆請

旨遵行相應附陳所有奉到

密諭一道具摺恭繳其逆書一册遵

旨不敢錄存懇乞

聖鑒察銷切毋留其逆跡今將續行查出呂留良家書

籍開具清單另箱封固進呈

睿覽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唯以足

民益下為念是以各省逋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

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興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逢旱澇蠲賑兼施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督撫等有以地方舊有之項不敢入己奏請歸公者比時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令細加體察此等款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取之於民即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譽更有本係一己之贓私已入橐槖又恐敗露不敢私吞不得已而奏請歸

公以蓋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其短則是諸臣欲沽一已之名欲逃一已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說爲此遮飾之計也著各省督撫等悉心確查若無碍於國無碍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竊之於國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特諭欽此伏念臣自沐

聖主格外洪恩不次超擢於雲南鹽驛道布政使任内
曾有鹽課及銅錫廠各款内額外盈餘之銀前後
約計陸續共有二三十萬兩在鹽課項下者係從
前隱匿分肥之黑鹽井私開新井白鹽井私販沙
滷等項查出并新增按板抱母各井及復開只舊
草溪麗江府土井之餘息扣存㝵銷之部費其藩
司項下銅錫二廠出產數多則餘利自饒及兩銜
門平頭給放所剩聚零合總之羨餘又運錫觔至

浙發賣之利息皆非竊取

國帑暗派商民所得其從前加秤壓觔苦累脚户大

平收入短扣兑出以爲盈餘之弊悉皆裁革俱經

臣先後

奏明將應有之項留存以抵地方緊要各用後經雲

貴督臣鄂爾泰作何

奏明歸公則臣已離任未及悉知也至於浙江地方

原無别樣羡餘久在

聖明洞鑒臣所管鹽務關稅數年以來竭力整頓鹽課

項下雍正四五六年掣過引目較從前歷來之數

共多銷四十萬引有奇約增課銀二十餘萬兩其

關稅項下雍正四五六年

題銷案內除南新關無多外北海二關共盈餘銀二

十八萬五千餘兩以上各項俱係仰賴

皇上福庇引鹽廣銷商賈流通所得之正項額課非係

地方羨餘止有鹽驛道王鈞請裁之該道衙門歷

來舊有鹽商程費二萬六千兩屢據各商呈懇情
願仍請復額以充地方辦公之需臣因其有益於
國無碍於民是以
奏明請
旨荷蒙飭部議覆
俞允在案又以鹽課項下以不銷少銷之處移改別縣
行銷除抵還原額課項外溢出折編銀連前任共
二萬一千餘兩原係額外所餘經臣

奏明請爲修理寧波郡城大嵩塘工水利營房之用

此外有各商感激

皇恩捐銀十萬兩買米建倉積貯以備緩急平糶接濟

民食現蒙

聖慈格外加恩將各商准予議敘又臣

奏明動支鹽課公費銀兩赴川買米運回平糶百姓

既食賤米仍餘出銀一萬七千餘兩更得爲地方

辦理要需以上三款均非裁革歸公之項臣受

恩深重圖報素心總期額課充裕而商民無虧以共樂
於
堯天舜日之下若夫竊帑以沽虚名朘民以掩已過臣
雖愚昧久已深知恥而不爲斷不敢於
聖主之前稍有欺隱也緣係奉
旨覆奏事理臣謹據實陳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奏已悉卿自當在諭旨之外也

同日又

奏爲奏明事竊臣重荷

恩命委以督捕江南之任伏讀

諭旨着臣節制文武調遣兵馬誠以盜賊事務關係軍

機必呼吸相通而後緩急無誤乃江南各官奉公

警惕者固不乏人然其中亦有無知之輩以臣非

係本屬竟爾泄視往往地方要務遲久不報如淮

安城守營叅將烏麗珠將臣發塘飛遞拏賊公文
輒令汎兵不行接收駁回揚州營著交鋪司投送
致悮時日幾被要犯遠颺臣因尚屬初犯止加申
飭使其改過豈意本月十五日臣起行赴蘇之際
接有漕臣張大有密札内稱探聞十月二十九日
濟寧州城内有匪類聚衆行兇傷害官弁之事臣
隨即飛行淮徐邳州接壤一帶文武各官嚴加防
守地方協拏流竄姦宄并確探起事根由實在情

形具覆各去後乃到蘇之後止據狼山鎮臣王安
國呈報前事其淮徐道山陽縣俱於十餘日後以
風聞具禀而淮安叅將烏麗珠竝不相聞未知何
心但念武職粗鹵傲慢不諳政體者居多臣若將
該叅將遽行
題叅治罪則或其人材尚有可取不忍以此棄置惟
是伊等之樂於用命者一在畏軍政之叅劾一在
望陞遷之提拔今臣於盜案疎防自應聽兩江督

臣范時繹會銜列名如有匿盜縱賊查參之外其
餘不敢越俎過問是以視同贅疣呼應不靈若任
其廢弛又恐有負
皇上委託之重臣亦何所辭咎謹按軍法於武職官員
有過犯稍輕者督撫提鎮得以細責儆戒仍留戴
罪贖愆臣惟有仰遵成例於軍機遲誤重情分別
懲創一二人庶使畧知法紀而臣於地方要務亦
不致有覆餗之愆矣本不應瑣屑上瀆

聖聰因江省原非專轄不敢不為附摺

奏明伏祈

睿鑒謹

奏

所奏是卿其酌量為之朕亦另旨申明

同日又

奏為恭繳

御批事竊臣前差千總齎捧

皇上批回原奏摺一匣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蘇
臣叩首啟視逐一欽遵辦理外伏念臣以愚魯之
才荷封疆兼攝之重方愧見識未周措施難於盡
善夙夜警惕不敢矜肆乃屢蒙
天語榮褒已覺難安今復荷
御批覽訪詢各情形俱悉命卿總督浙江朕為東南一
隅早釋顧慮之念矣欽此又豈微臣分量之所敢當
才力之所能及跪讀之下更深惶悚惟有恪遵

聖訓愈加謹慎以期仰副

皇上委託重任之至意再臣所奏將軍鄂密達一事荷

蒙

聖主如天之量曲賜

赦宥臣於二十七日可以起身由松江嘉興掣鹽至乍

浦將新設水師滿兵營房地基分清回杭即當密

為宣示

恩旨使之感激奮勵滌慮洗心上報格外

天恩而臣又得與之協力同心共辦地方事務近省兵

民皆沐

洪慈於無旣矣所有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朕惟願卿等封疆大臣協力同心也以卿如是纖毫不隱據實備陳而又於中諒情度理照顧周詳朕焉有不聽從之理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請

旨事竊臣接准吏部咨文欽奉

諭旨衢州府知府朱倫瀚著補授浙江糧道衢州府員

缺著總督李衛於通省屬員内不必拘例揀選題補

欽此所遺衢州知府員缺臣現在遵

旨選補但今有金華府知府吳炯已報丁憂又處州府

知府姚鈴其人惟有謹飭小心而剛斷不足無以
生屬員嚴憚之意於察吏非其所長一俟該員盤
查事竣即當遵
旨具
題請調回京為部屬之用是浙江現在已共有知府
三缺內惟處州尚屬山僻事簡應另選送部其衢
州為閩浙江西交界多有棚民聚處而金華民俗
蠻野命案滋繁二缺均為緊要查有原任嘉興府

喬世臣前經臣於
題請以郭朝端暫行署理杭州府疏內曾聲明如該
郭朝端署理杭郡朕以信卿之意推之諒不至差謬故
員辦事稍有勉強請俟喬世臣丁憂服滿之日以
爾准行否則不允所請也若以之實授此缺慮伊未能
之補用等因在案今郭朝端業經送部引
勝任今如是改調甚當具疏題請
見喬世臣亦經起服現委署理杭府事務民情帖服平
和之中饒有風力且向辦省倉南米熟悉妥協若
以補授杭州一轉移間則首郡得人而倉米亦可
兼辦兩有裨益其郭朝端倘蒙

聖鑒可以用為知府則於衢州人地相宜再查前任嘉
興府同知曹秉仁已蒙
特恩陞授順德府知府臣何敢復為瀆奏惟是該員雖
籍係西北但伊前任浙江知縣同知皆在海疆歷
年既久凡塘工戰船洋務事情最為熟練而辦事
老到決斷敏捷用於沿海知府員缺更為得盡所
長應否以寧波府知府呂大雲改任金華以曹秉
仁調補寧波臣不敢擅專恭候

呂大雲甚不安協朕酌量另有諭旨閩馬日華居官最
優可勝金華繁劇之任曹秉仁候朕更加裁定

聖明乾斷實爲地方人才彼此斟酌謬陳末議緣封印

在邇恐具

題覆奏需時故敢冒昧具摺是否有當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謹陳輿論相同之臆見仰備

聖明採擇事竊臣前准部咨欽奉

上諭各省子母礟位不便存留於外俱令解送赴京臣業經欽遵將浙江通省各營子母礟位催解齊全於九月十三日差員管押送京在案但臣訪之各省提鎮諸臣及水陸將領老於營伍等官俱稱

本朝武備超越前代而制勝禦敵火器更為擅長各種礟位雖有可以攻擊遠處者但入藥演放一二次之後即須將水洗淨方可裝藥再用惟子母礟以

一母而容數子重疊攻打最為便捷其於海洋追
擊賊艘之時決勝在乎頃刻實非陸路可比必有
此礮方能呼吸成功又海水波浪顛簸船隻高下
不齊大礮施放雖遠難有準頭且裝藥栽碾稽遲
鳥鎗僅及數十步未能於遠處得力俱不及子母
礮之追賊奏效等語衆口同聲如出一論臣從前
亦曾將各項礮位試演具便捷得用亦惟子母礮
為最較之川陝所造威遠礮不啻霄壤之分今在

蘇州松江順便會閱官兵見其所用仍係子母礮

位又聞福建亦尚未解送進京或亦諸臣因此而

有避疑觀望也伏思此礮雖飭解京然蒙

皇上續准部議每營准留一位俾兵丁得以時常演放

不致生疎是

聖明洞鑒原未嘗盡禁外省之不用此礮而每營止存

一位則操演之人不廣而配用之數難敷臣因聞

之輿論俱各相符不敢緘默以負

聖主好察邇言至意可否於沿海水師各營未送者免其起解已送者仍准酌量製用之處恭候

睿鑒定奪非臣所敢擅請也再臣見江南營伍操演較之別省未免不及而比從前已稍有改觀合併聲

明謹

奏

命汝等三省督提會議奏聞已有旨矣

同日又

奏為覆奏會同辦理東洋商船事宜仰請

睿鑒指示遵行事竊照綏來柔遠

聖主廣運之鴻模杜漸防微人臣守土之專責日本海島小邦密邇江浙內洋向通市易數年以來設立倭照挾制客商始則要求禮物繼則勒帶人貨遂多干犯禁條不一而足臣每留心密訪備知蹤跡

已將情事大概屢次奏

聞誠恐徑實不塞積久生端隨將前奏所開先後拏獲

各商人等親帶赴蘇會同署江省督撫二臣范時
繹尹繼善復加細訊內鍾覲天首先供吐曾為代
帶武舉張恒暐現在東洋已令伊父寫信前往設
法喚歸又費贊侯供認曾帶崇明縣醫生周岐來
往彼治病業經回籍經臣於途間喚到岐來面訊
是實據稱夷人每事訪求
天朝故實新聞諸檥書籍無所不有又李昌謀供認曾
帶所畫慶祝

萬壽圖西湖春夏秋冬四季及城隍山迎會景象現有
底稿起出據稱非係中國輿圖又柯萬藏魏德卿
二犯供認曾於閩省請僧壁峯等九人前往東洋
在普陀洋面爲臣訪知先差弁員等候盤獲又沈
順昌供認曾允攜帶弓箭今年不該開船未曾製
備其私造迷鏃箭頭一萬箇欲趕李商之船帶去
情由嚴訊堅未肯認又鄭大山供出伊堂弟鄭大
威現在東洋未回曾往廣南代帶去家象野象各

一隻并象奴二人尚存活象一隻現在長崎今年
又託吳瑞觀帶象配數緣去遲風信不順故未得
來而倭照先已到手并訊據各商鍾覲天等供出
尚有楊澹齋帶去秀才孫太源沈登偉在彼講習
大清會典中原律例未曾歸浙又朱來章之兄朱佩章
先曾帶去閩人王應如教書已經病歿在洋又閩
商陳良選帶去廣東人稱係寧波住居之年滿千
總沈大成實屬楊姓冒頂前往教習陣法其的名

不知確切現在彼處又郭裕觀代帶僧人馬匹各等情令朱來章先經臣訪聞誘喚至署問知情由前已
奏明後又供出曾帶過各項書籍五百本當即取具的保同俞孝行給與銀兩各自置貨密往東洋探信去訖其陳良選因在日本船隻未回已令海口文武等候緝拏郭裕觀係厦門人密咨福建尚未獲到以上各情俱據供明與臣前所訪聞不爽惟

輿圖盔甲軍器式樣因未曾現獲雖在狡飾而臣揆其情節大象尚且由安南取來送去則此等事皆有之總緣夷人嗜利於商船回棹時各指名令其攜帶違禁人物不遂其請即有揹照退貨之舉而商人貪其倭照貿易惟命是從若不嚴加稽察將來無所底止伏思我

皇上德威遠被六合之外皆同胞與況遠夷絲綿繒帛服食器用久仰給於

天朝未便遽行懸加屏絶惟是各省商人多在江浙二處出口賢愚不等散漫無紀非設商總盤查無以專其責成臣與范時繹尹繼善公同酌議當面傳集洋商博訪利弊令其公舉殷實老練之人數名臣等又加察訪甄別派出閩浙各商李君澤等八名立爲商總既專責成公私俱賴以濟宜再三詳審務須

此項

得人

爲要商總責令分省稽查一切盤驗舉首之法詳細開列使之互相牽制從此不敢妄有夾帶其現在犯案各商按其情罪輕重監禁取保並將家

口查明交隣總看守倏所遣朱來章俞孝行回棹及招歸張恒晫等到日探明夷人實在行徑再爲酌量定擬請
旨分別發落合將臣等會核設立規條飭行曉諭示稿另行鈔繕進
呈再查康熙五十六年定例除安南通商外其餘西南諸洋禁止往販今福建督臣高其倬
題請西南等洋許往貿易已荷

聖恩允准臣愚以為浙江與閩省洋面相同自應循照
福建近今
題定部議准行則例一體嚴行查驗未便兩歧現在
會同江省督撫各臣咨部畫一遵循外相應附摺
陳明但臣等識見粗淺所有辦理事宜誠恐尚有
未協伏乞
聖訓指示庶免舛誤臣不勝惶悚懇禱之至謹
奏

所議甚屬妥協應達部者咨明該部存案可也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恭繳

御批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內兩次接奉

皇上發回原奏摺各一匣俱經叩領啟視欽遵伏讀臣

恭繳前次

密諭摺內所奉

御批指示緣由仰見我
皇上量涵天地心若太虛物來順應自無憧擾臣愧服
之下實切欣慰且蒙
宣示湖廣要犯悉已拏獲知止有自作孽之數人亦無
羽黨匪類相聚與臣浙省所訊情事相同尤見
此事朕另有處治之道
聖治光昭萬方嚮化將來惡逆伏辜人心共快矣至臣
續摺
奏覆王曾期一事備蒙

批示教誨愈仰
聖慈廣被覆載同寬不使天下有一事外之人畧受驚恐雖堯仁舜澤何以及此臣初時閒讀亦竊疑是汪景祺因聞王曾期平日原係好名廣交之人事關重大不敢不詳慎訪察此實愚昧之見致有錯誤然臣自未仕居鄉時深知士庶之家一經奉
旨提犯或督撫訪拏無不身家立破是以無論大小一切竝不驚張即王曾期之子亦止密諭杭州府借

故傳到問明伊父存没消息從前交遊蹤跡有無

著作遺書當即押回連親丁取具的保在家候示

竝未宣露

幸猶未至已甚

諭旨事由亦無指題出票差拏驚擾所以杭城之中知

有王曾期一事者甚少難瞞

聖明遠照今蒙

恩批臣自當設法面爲安頓使知出於臣意斷不致上

壓

若

目

睿懷也再臣前以江南武職玩忽掣肘附揖上瀆仰荷
御批所奏是卿其酌量爲之朕亦另旨申明欽此隨蒙
特頒溫綸曲賜優奬令臣於下江軍政會同考核從此
呼應得靈不致再誤皆出
何須復爾卿於朕前尚有此一番
皇上格外天恩在臣非欲借管轄之權稍作威福誠以
防嫌之慮耶
下江盜案繁多全賴文武同心協力方克有濟若
非
皇上聖明焉能信任不疑至於如是此臣之所以夙夜

警惕而不敢稍渝尺寸者也至臣自受督捕之任初時見江屬所報盜竊之案每日接續不已心切傍徨自思道路遙闊非區區文告所能轉移隨密遣誠實謹慎之人四處設法察訪并於員役中遴選平時熟識盜蹤者指示辦理機宜加以重賞委

允不及斯即不命以督捕之任矣

令探拏所獲大盜積窩竊賊逃匪先後已有百十餘人俱發各該地方官審明分別歸案究擬或帶同作眼以賊捕賊畧有成效其黃河上下一帶素

有積年巨盜聯絡聲氣散結黨羽肆行刦掠傷害
客商拋入大溜鮮有報聞荼毒地方受累已久臣
訪知其通線倚靠首犯海大如韓五二人直至河
南山東境上拏到面加盤問海大如業已成家雖
逼年本身不肯上盜而賊線頗通情願革心敢保

既熄良自安矣嘉悅覽之

黃運兩河從此盜案可少除將該犯嚴押認緝務
淨根株其韓五殺人頗多現有犯出數案飭發究
質定擬另結近雖竊賊未能盡絕而强刦之案已

覺漸稀臣等自當留心竭力緝拏不肯累及平民
疎漏正盜也至定例盜案疎防四箇月限期題叅
臣與江南督撫諸臣公議凡臣未受事以前盜案
仍照舊例各自具
題惟上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文以來之事皆會列臣
名其查拏盜賊則無分先後今臣兼管將有五月
新案正在會叅若一年之內與舊日較量多寡之
數亦可確知其有無成效相應附摺陳明再馬世
是

炘在浙辦事臣雖可省力今蒙

皇上調用江寧臬司更爲人地相宜并得助臣督捕之豺歟

責其方覲臣曾在京認識知其明白有才而心跡

狼歟則未可知猶人心也朕思料必不負

尚知深悉自當遵

旨與之協力辦事俾得練習刑名以副委任又臣請

旨調補知府一摺仰荷

御批備晰指示除郭朝端喬世臣二員現在欽遵具

題外若呂大雲原屬紈袴之子從前實未妥協但近

日自蒙
皇上調用之後彼亦深知警惕遇事留心臣又不時批
飭教督人尚聰明似可造就金華倘非所宜或改
已有
旨矣此等負恩之人如何可用
用處州使之勉力報效可否請
旨欽遵至金華一缺奉
批馬日華可以勝任臣竊自擬度或即係杭州海防同
知馬日炳則誠如
聖諭委堪任使臣現在將馬日炳遵

旨請補金華府知府但海寧南面沙漲北岸危險今年
石土各塘又有歲修大工已經具
題在案該員辦理熟練輕易不敢别用他人請將金
華府暫委台州府同知胡文溥署理俟工程完竣
秋汛安瀾之後令馬日炳到任受事尚有杭嘉湖
道已請總稽海塘今懸缺恐難久待作何調補之
題到之日有旨曹東仁亦允所請發浙卿於數員中酌
處摺內不敢瑣瀆另行具疏備陳緣由恭請
量相宜者具疏題請
聖鑒再有陳者近據

欽差副都御史性桂密向臣口傳奉

皇上批回摺內

諭旨以浙江百姓既踴躍輸納則催科不可太急竝令

著臣知之此誠

皇上軫恤民隱之至懷浙省歷年荷蒙

聖主疊沛洪恩人心實在感戴臣隨時宣布

德澤示以至誠三載以來民情亦肯相信近今非但淳

樸之縣急公完糧即秀水永康天台仙居海寧德

清最疲之邑亦皆不敢拖欠且宵小斂跡海洋內
地盜案頗少詞訟亦鮮刁誣凡有勾攝之事竟可
卿整理浙省風習改觀實出朕之望外豈待陳奏而後
不用牌檄傳喚而至風氣漸淳與下江大不相同
知也勉之勉之切勿因已就緒而稍涉輕忽疎懈
上年舊欠錢糧完數倍多合計通省收成如寧台
溫處四府地高雨遲分數畧減者亦皆竭力完辦
臣仰體
皇仁現在動支公項贏餘銀兩於此等處所修築城垣
開濬河道建立塘閘使小民得以傭工食力而徵

比之中亦稍為寛恤其杭嘉湖金衢嚴紹七府去
歲收穫豐盈民力尚為舒徐催輸亦仍照舊今蒙
所見是酌量緩急調劑寛嚴正在此時故曰治民譬如
聖主恩諭臣等自當酌量緩急因事制宜務期得乎中
張瑟大絃急則小絃絕必使之和方能協韻也
道以盡職分之所當為也謹將前後二次奉到
御批奏摺一併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恭懇

聖恩准賜

陛見以紓微忱事竊臣荷蒙

皇上隆恩身兼督撫鹽榷重任近又委以江蘇等七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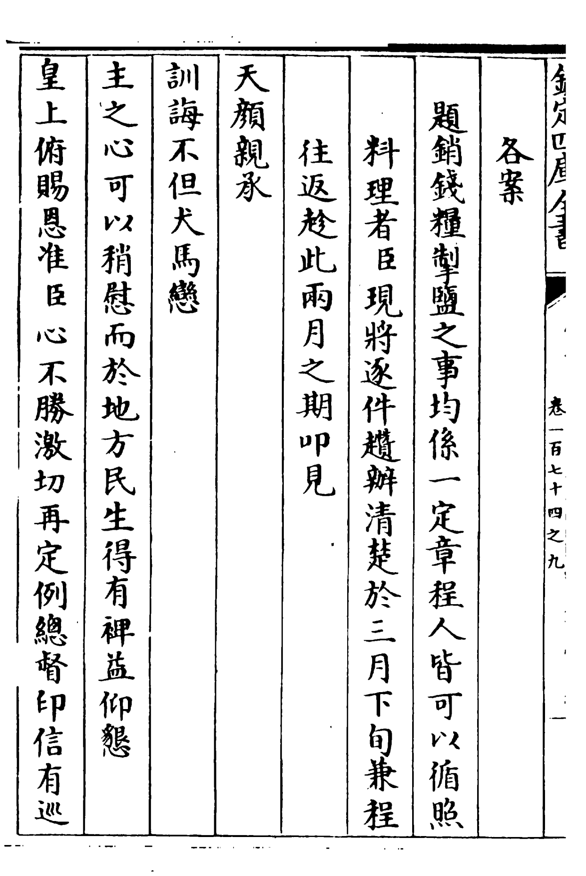
五州督捕事務雖竭盡駑鈍悉心辦理盜案比舊

漸覺減少而耳目難周措施未善感荷

皇上格外包容得免隕越凡地方各項事宜有爲題本

揩奏之所難盡者必得面承

聖明指示教導方不致有錯誤且自臣叩
覲以來至今三載有餘瞻戀積誠倍深虔切查本年開
印後各項
欽部案件自應料理而夏月南風時候漁汛正盛海洋
即需防範秋間又奉
特恩復准文生鄉試臣有監臨之責并武闈主考分宜
經理惟四五兩月杭嘉湖三府鄉民育蠶上游各
屬早禾農忙每年此時例皆停訟政務稍簡雖有



各案

題銷錢糧掣鹽之事均係一定章程人皆可以循照

料理者臣現將逐件趲辦清楚於三月下旬兼程

往返趁此兩月之期叩見

天顔親承

訓誨不但犬馬戀

主之心可以稍慰而於地方民生得有裨益仰懇

皇上俯賜恩准臣心不勝激切再定例總督印信有巡

撫省分交與署事巡撫事務交與藩司令臣兼理

督撫又有鹽政三關等項若不分晰承辦恐一人

連本管衙門或難優裕臣愚以為總督職任稽核

營伍選補武職凡事皆總大綱不甚繁瑣

所舉甚屬協當

欽差副都御史性桂尚堪暫為署理惟巡撫所辦刑名

錢糧事務頗多而觀風整俗使蔡仕舢本任原無

繁劇職掌可以交與暫署即用該衙門印信辦事

其鹽政關務在乎不時調劑疏通稽察事甚瑣屑

今臣現將南北二關另疏懇交杭州織造許夢閎

就近兼管如蒙

俞允則同孫詔所䕶之海關已有專司止有鹽政一項

布政使高斌猶係謹愼錢糧小心之人似可暫時

帶理至於江蘇等府州督捕事務一則無可交委

處二則臣進京往返下江皆係必由之路正可親

身經歷營汛察訪積窩查拏巨盜翦除民害何敢

推諉卸責但盜賊重情俱關機密臣請預用空白

印信文書數十件親自扃鑰收藏臨時塡發庶上不誤事機又免弊竇一時權宜善策 下衙門皆有憑據而無意外假冒之處其江南督撫各臣應有會銜具題之事暫停列名俟臣回任照常辦理以上皆臣愚昧之見竊自擬議者其中未當之處仰懇睿鑒指示以便至期欽遵

題明奉行臣正在繕摺間又奉有

諭旨清查江南積欠錢糧令臣與聞事關重大更非面

奏此中委曲不能詳盡伏乞
皇上恩准施行臣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先行具摺請
旨謹
奏
有旨諭部矣

同日又

奏為再行據實陳明事竊臣前欽奉

諭旨隨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將本身各任內所有

贏餘據實覆

奏荷蒙

御批覽奏已悉卿自當在諭旨之外也欽此臣跪讀之

下不勝惶悚感激自顧何人得邀

皇上天恩格外優容至於如是豈臣愚昧所可承受惟

有失竭寸忱仰報

高厚但臣上年具揭時鹽課正當次掣之初各所俱未全竣報數故止將歷年趲出多銷引目四十萬餘道增出課費銀二十餘萬兩之處約畧具

奏今俱已掣畢計三年之內較前額實多引目四十七萬九千餘道歲中將及趲至巳酉年秋冬數内現在請領新引透用矣又舊制商人住賣地方爲私梟占去或片引不行或銷不及數如江南之松

江上海南滙華婁奉賢金山浙江之富陽德清諸暨義烏浦江等縣及寧台温近海府屬數處歷年鹽利皆歸販徒致商包課臣隨時逐加調劑近日各知守法俱陸續開有商店并官爲彈壓監賣從前引張惟慮積滯攤賠今則頗覺不敷將來再連巳酉本年兩掣通計合算實可共增課費銀三十餘萬兩各商且得多銷獲利又不止於臣前摺所奏之數也更有茶商項下自交臣清查之後剔除

舊日弊端酌定輸課規則每年銷引一十四萬道除正額外羸餘銀六千兩倘得多銷更有溢出若贏數或少減亦無幾緣向係解交

內庫收納不入户部正賦之中是以臣前摺未曾敘另有旨矣
已

入又浙江海關一處稅銀自設立以來俱留充本地兵餉向無解部因有司書需索不遂混將海關稅銀造入撥册雍正三年春季正稅奉文解京是以備存水脚解費每年多寡不齊難以定數雍正

四五六等年正税未奉部撥贏餘逐年解京故前
護關寧台道王一導台州府江丞玠任内於各項
贏餘之外共陸續留存備用銀九千兩有零至今
在庫若遇税餉仍然撥京此項内自應提充解費
亦有寛餘倘照舊例留存本地則嗣後毋庸預扣
而從前所存之銀更係額外多出儘可備公浙省
尚有各地方城垣營房臺寨及沿海塘堤河道堰
壩應行修築疏濬并摘出田賦不清數縣丈量地

畝工費等項實皆有關

國課民生利益之大者或可以之添湊動用完竣時

核實

奏明存案則公事有賴而

公項寛裕則庶務可以畢興誠善舉也

皇仁之所被者更廣矣緣臣前在蘇州具覆途次匆忙

案卷隨帶未全以上二項致有遺漏謹再補行陳

明伏祈

聖慈垂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不敢具疏謹繕摺瀝陳蟻悃

奏謝

天恩事竊臣躬受

聖恩至深且重此生已難報稱乃有臣族兄候選員外

才具中平甚屬誠慤觀其器局僅堪丞佐之職即李錫爵先蒙

皇上允臣奏帶赴浙在署學習吏事後復

恩准咨送閩省效力未有寸長即蒙補授福州府同知乃歷練老成人頗露巧黠若肯實心任事則為可用之才朕又臣堂兄四川榮經縣知縣李綺以迂拙之才為人已面加訓諭爾其不時勗勉以增益之臣所忌終年出辦苦差奔命不遑恐有貽誤因臣而受禍是以冒昧瀆陳惟求解任别調或回籍侍養荷蒙

皇上調京引

見陞授江西寧州知州不惟得以保全更且獲邀進步

臣尚未與二人相見聞俱於引

見之後重受

賞賚之優獲嘗

天厨之味且皆微末下臣得以恭請

聖訓更出格外

隆恩臣自顧何人而一門兄弟沾沐

寵榮至於如此在二人自當矢竭駑鈍仰報

高深倘稍有負職守無論伊之上司不能姑容即臣亦

亦情理之當然

當據實參奏必不使上負

君父下愧祖宗以爲子孫族人之戒緣曾奉有

諭旨凡兄弟族黨簡用陞遷者俱停止奏謝臣不敢具

疏而感激蟻忱實難自已爲此具摺恭謝

天恩伏祈

聖鑒謹

奏

覽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九